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K Morse
JAN 5 1954

T 960/3553 (49)

M. 1980-104.

104

搜神記卷十一

晉干寶撰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

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踊出湯中蹲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

雍曾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
隹乎無頭隹乎吏涕泣曰有頭隹雍曰不然
無頭亦隹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
之斷其頭而歸掾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
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

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而爲碧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
爲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
其狀象牛青眼而曜晴四足入土動而不徙
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
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
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
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
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
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

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
山川自誓曰輔爲郡殷肱不能進諫納忠荐
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
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内
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
懇到未有感徹輔令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
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
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
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
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椽致謁奉印綬煩守無
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
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星隸消死敞即
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穉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
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
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穉不治穉棄官蝗
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荆州刺史每出行部
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
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
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
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
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
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
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
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
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
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
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入母欲呼
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
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

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瑯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氷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遂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氷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氷臥之有一童

子決僚臥處氷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葢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彦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嘗之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彦暫行取齏嘗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彦彦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

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見
得石蓋下有黃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
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
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
曰西籬下有粟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
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
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
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
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
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
水公汲水作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
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
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
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
歲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
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

公乃試求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
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
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
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
柱各一丈中央一埳地名曰玉田
衍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
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
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
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
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後授其處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
哀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
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
到墓曰哀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
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

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貢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

枚盛以金珠環頂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絶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誤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惟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

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衰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恣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

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雎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見匍匐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詰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鄱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惟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

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絶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自有黿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二

晉干寶撰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禍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絶域多怪物異氣所産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

而蛾食肉者勇慄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
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
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
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
排虛而飛獸踰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
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
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
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
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
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
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
螢也朽葦之爲蚖也稻之爲蟹也麥之爲蝴
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
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雀之爲鱟也蚖之爲
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
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
妖眚故下體生于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

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當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廁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廁成于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拳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惟龍

罔象土中之怪曰貢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
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
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
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甕穴瑤
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
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
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
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
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
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
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
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
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
傷憂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
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
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惟之然則賈與地狼
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傘肝化

爲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卽死旣而叅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

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
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
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
祀號曰蠻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
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
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
人惟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
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凝被不得安
兩三度噎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
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
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
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
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
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
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
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

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
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
是即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貙虎
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
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
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
玃猨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
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
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
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
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
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
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
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
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
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雄

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埡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

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蠣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耽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嚱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搖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違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挍擊肉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多用蕘荷根徃驗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六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

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搜神記卷十三

晉干寶撰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

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卽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曰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卽至大雨今往有驗

空乘之地今名爲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旣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謡曰城門有
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
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
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
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
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
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
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
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
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
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
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
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
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
言有旨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轉殘折他

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川流悉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

蟛蠘蠏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蠔蝺一名蜩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蜩蠅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已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

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爲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侖之嘘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絶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閒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裂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爲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

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
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
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
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
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
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三 終

晉干寶撰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
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
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
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蘿覆
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
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强盛數侵邊境遣將征

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
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
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
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
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
既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
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
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
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
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
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
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
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
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
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
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
衣服褊褳言語侏儒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
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

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于天命故待
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
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
于水今卽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
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
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
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猪圈中
猪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
得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
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
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
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
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有
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嗣君後鵠
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葬之徐里中
見有狗壟在焉

鬬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
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
生子乃弃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
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
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
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菟仕至
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
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貍
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
公

袁釗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
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
虎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
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駝奉送
駝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
未空賓客聚集有大駝從林草中出徑來棺

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
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
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
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
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
如所言淵怪之遂接入山穴間露尾數十使
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滙爲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
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
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
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
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
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
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
既承此言乃絕轡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
喜因取而乘之馬連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

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

之尊稱也蒐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欝茂其蘂黃色其實如兎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扳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

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黿入

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
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
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
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
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
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
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
呻吟之聲曰唷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
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
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
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
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搜神記卷十四

晉干寶撰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隴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忽忽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

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幹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幹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

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以讓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

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温少頃却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大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件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

日形體又爲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
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尸曹相問司命
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
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
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
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
爲伴兼勑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
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
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大守聞之慨然
歎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
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
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
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
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
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
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
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

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
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卽得之故
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
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
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
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
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自日皆
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
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
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
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
杖果折卽掘出之是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
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
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
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
城令江夏鄳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
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
經一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
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
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
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
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
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
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既而
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
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
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
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
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
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
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
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

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强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瑾自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旋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

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旋乃解及還家
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
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
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
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兢與不開相負父
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
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
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
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
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
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弃絶人事躬親
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
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
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
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
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置宮内常

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
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
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
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
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歊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
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
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
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
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
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
鬬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
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
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
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

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

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樞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卽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五

搜神記卷十六

晉干寶撰

昔潁項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

死精魂歸於嵩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上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

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
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
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
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
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
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
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
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
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
不足恠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
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
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
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
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
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
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
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
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
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録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
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
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
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
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
而死

溫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
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
撾殺人賊趨欲殺序序荷宇止之曰義士欲死
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
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
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
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
漢南陽文頴字叔長建安中爲幷陵府丞過界

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
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
以自温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
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顏而皆沽
濕顏心愴然即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虚耳亦
何足怪顏乃還眠向旦見謂顏曰我以
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顏夢中問曰于
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顏曰
于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
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
必念之顏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顏曰
雖云夢不足惟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
臾不驗之耶顏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
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
甚朽壞沒半水中顏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
之虚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
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

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即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上取財物去發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曾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見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
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
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
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
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
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
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
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
復擘眼吐舌度愈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
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
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
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
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
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
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
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

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醉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

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漕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于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詣其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

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

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送請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牀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

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
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
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
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
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
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
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
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
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
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
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
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
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
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
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
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

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
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
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
是我眞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
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
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
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
生爲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
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
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
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
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
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
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
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
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
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雒陽王家買之得

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家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走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
崔謂玄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
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
玄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
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
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玄相問曰姻援
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玄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
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
年三月三日玄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
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玄往開車
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玄見之忻然
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
少府玄往問訊女抱兒還玄又與金鍼并贈
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
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
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

鋺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欻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賫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逐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

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
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
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
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
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
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
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
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

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
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
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
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
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
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
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六

搜神記卷十七

晉干寶撰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

衰經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
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
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
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
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
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厮役小吏乃於陳留
大澤中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
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

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
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
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
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
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
欲觀其志當與吾吞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
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
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

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
之妻覺揣釵得之定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
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
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申夜
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
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
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
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後召事往造定國

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
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
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惟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
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
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遥瞻桑樹上
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
四五衣青衿袖青幞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
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

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惟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掊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彦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彦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彦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旣設魅乃取厠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彦思夜於

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遺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汚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兎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爲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

如兎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
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挑上馬人遂墮地
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乃于道邊得
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
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
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
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
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
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
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皁角單衣頭上五
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
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
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
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
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
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
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

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卹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卹未達二里雲霧繞卹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絶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麈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遂公拊掌曰此子言眞衰

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絶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詰師卜卜

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
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慎
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
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
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
語左右云教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
以解罪也從此非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
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
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
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
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
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
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
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井子正熟三人
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鼋突入其腦中
鼋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
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唾唾數日而出去尋復
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
頭重

搜神記卷十七

晉干寶撰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夜作對就枕寢息有頃
相呼伺無所見其母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
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就我飲至明乃
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
酐重也即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
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

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
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
創坌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
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
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
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
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
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
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
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
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
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
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
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
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
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盖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徃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恠夔蜩蜽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恠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

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
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
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
云欲雨舒戲之曰燕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
狐狸則是鼠竊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
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
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
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
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
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
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
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
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
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絶肯包十聖貫三才
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
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

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
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
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
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
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
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
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
不呼獵犬試之乃命大以試竟無憚色狐曰

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大試我遮莫千試
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
聞驅駘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
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
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
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
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
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
巧辭疑是妖駘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

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
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
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
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
詈赶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
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
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
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

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
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
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
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
乃眞父也政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
亦死

句容縣廉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
田自畦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
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

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詰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卽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

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
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
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恠遂
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畧不
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
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
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
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
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

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
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
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瞭
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
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
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
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

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
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
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
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
且止録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
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
樓上觀望亟掃除須吏便上未瞑樓鐙階下
復有火勑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
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瞑整服坐
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絜
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
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
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
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
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絶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

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牲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戸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窻中於是授腕鯤卽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阜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顧髯髯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

作竿聲座中驚起賊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伞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容悴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悵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衝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床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門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閣

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絶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怪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廻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汩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幘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

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
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
出更寃幘阜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
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
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
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
常鼠無異一宇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
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
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
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
阜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
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
似未寢乃嗟嘆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
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嗟嘆而去既去寂然
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
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
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非舍母豬也又曰

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鵠也於是書生容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鵠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閣者應遥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閣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閣者云部郡府君相聞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

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廻顧以刀逆擊
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墻下及
之斫傷數下應乃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
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狸也部郡
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絶

搜神記卷十八

搜神記卷十九

晉干寶撰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
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
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牷故不得福
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
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
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
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巳用九

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緦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棟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

但恠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鼉
夜出經柱側傷于亦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
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
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
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
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
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鼉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一女子容色

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
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
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
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
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
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
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
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

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
銅應喏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
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
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
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
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
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鍾來
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

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
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
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
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
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
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
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
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

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鼈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惟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期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酔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覺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酔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

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惟之
曰玄石亡來服以閱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
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
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
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
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
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
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
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
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
往其人便往有頃還遂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
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
歲後應以何物荅曰應以兵仗仲舉告其家
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仗父母驚之寸刃不
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未
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鈎之鑿從梁落陷腦而
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

弁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伸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十九 終

晉干寶撰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

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
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惟之乃爲探
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
於門內
嗆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雀爲弋人所射窮而歸
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雀夜到門
外參執燭視之見雀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
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
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
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
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
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
慎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
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
當如此環
隋縣溳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
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

號其處斷鮀丘歲餘鮀銜明珠以報之珠盈
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
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鮀珠又曰明月珠丘
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
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
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
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
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
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
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
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
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
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
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
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

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
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
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意甚憐此蟻
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
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
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
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横録爲劫主繫獄
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
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

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
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
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
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
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
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
草中遇太守鄭瑗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
燒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

捜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
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廻以
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
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
其事覩火踪跡因爾感働哭聞于太守太守憫
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
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
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
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
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
中徒伴惟之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犬爲不
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
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
誣服之及獄將上有騶駔亟行其左右乃謂
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
與之騶駔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

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
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
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
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
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
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獱子便將歸獱母自後
逐至家此人縛獱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
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
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獱母悲嘯自擲而
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
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
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
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歘見大
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
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

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冥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

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子不語神亦近于怪也顧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今升感壙婢一事信紀載不誣採錄宜矣元亮悠然忽然飲酒賦詩之外絕少著述而顧為今升嚆矢耶 語云呻參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速鼓撞巨鐘乃性仍之然知其參瓴之足著也聞于耳目之常志請作是觀湖南毛晉識

搜神記卷二十 終

竹垞賜閒堂書